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

学习参考资料

(上)

广东师范学院中文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教材编写组编

一九七六年十月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

学习参考资料

广东师范学院中文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教材编写组编

一九七六年十月

目 录

(上册)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7年5月11日)(摘录)	(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5月24日)(摘录)	(2)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6月10日)(摘录)	(3)
恩格斯 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摘录)	(4)
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摘录)	(6)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摘录)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1月24日)(摘录)	(13)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12月10日)(摘录)	(14)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摘录)	(15)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摘录)	(16)
恩格斯致伏·阿·左尔格(1894年3月21日)(摘录)	(17)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摘录)	(18)
列宁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摘录)	(35)
列宁 打着别人的旗帜(摘录)	(36)
列宁 转变没有开始吗?(摘录)	(37)
列宁 游行示威开始了(摘录)	(38)

列宁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摘录)	(39)
列宁 给阿·马·高尔基(摘录)	(40)

附 录:

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3月6日)	(41)
--------------------------	------

附: 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	(47)
--------------------	------

拉萨尔致恩格斯(1859年3月21日)	(58)
---------------------------	------

拉萨尔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9年5月27日)	(61)
-------------------------------	------

敏·考茨基致恩格斯(1886年5月10日)(摘录)	(98)
---------------------------------	------

玛·哈克奈斯致恩格斯(1888年4月5日)	(99)
-----------------------------	------

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前言(摘录)	(101)
-------------------------	-------

玛·哈克奈斯 城市姑娘	(104)
-------------------	-------

蔡特金 回忆列宁(摘录)	(206)
--------------------	-------

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和托尔斯泰	(214)
----------------------	-------

(下册)

拉萨尔 《弗兰茨·冯·济金根》序	(240)
------------------------	-------

拉萨尔 弗兰茨·冯·济金根	(251)
---------------------	-------

恩格斯致马克思(摘录)

伦 敦

1857年5月11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

这里附还拉萨尔的信。完全是个庸俗的犹太人。他拼凑写成的不会是什么好作品，就是这篇^①他认为“将激动人心”并这样保密的东西，也会是这样。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29页)

^①指斐·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全集编者注

马克思致恩格斯(摘录)

曼 彻 斯 特

1859年5月24日〔于伦敦〕

.....

如果能给我寄些“铜板”来，将非常感激。我本来是指望敦克尔的，这个卑鄙的家伙看来打算无限期地拖下去了。十一天中，这个畜生又什么也没有寄来。你知道谁在跟我捣鬼？不是别人，正是拉萨尔。最初，由于他的《济金根》，我的书①被搁置了四个星期。现在，当这东西快要印完的时候，这个蠢货必定又把他的“匿名”小册子②插了进去。他写那本小册子，只是因为你的“匿名”小册子③使他睡不着觉。即使单从礼貌出发，也应当先出版我的东西，难道这条狗不明白这一点吗？我再等几天，然后将给柏林写一封很不客气的信。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21页）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全集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全集编者注

马克思致恩格斯(摘录)

曼 彻 斯 特

1859年6月10日于伦敦

.....

今天收到两份手稿。一份**非常出色**，就是你的关于筑城的文章①，但同时我的确感到内疚，因为我占去了你本来就很少的时间。另外一份**荒唐可笑**，即拉萨尔向我和你所作的关于他的《济金根》的答辩。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一大叠。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前，一个人不仅自己有工夫来写这种东西，而且还想叫我们花费时间来看它，实在不可理解。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32页)

① 弗·恩格斯《筑城》。——全集编者注

恩 格 斯

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摘录)

德国还在宗教改革时代就曾有人主张实行社会改革。在路德开始鼓吹教会改革、鼓动人民起来反对教会权利以后不久，德国南部和中部的农民就掀起了反对他们的世俗统治者的总起义。路德经常说，他的目的是在学说上和做法上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农民也希望这样，因此，他们要求不仅在教会生活中，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最初做法。他们认为，他们所处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境遇是和圣经学说不相容的。他们天天受着一帮傲慢的男爵和伯爵的压迫和搜刮，这些人把他们当做牲畜看待；连一项保护他们的法律也没有，即使有，也没有人去贯彻执行。这种情况和最早的基督徒的公社原则以及圣经上阐述的基督学说，是截然对立的。因此农民就起来进行反对他们的老爷们的战争，这种战争只能是殊死的战争。他们公认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传教士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自然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宗教和迷信的谬论，可是，除此之外，也还包括了这样一些原则：按照圣经，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权利私自占有任何财产；只有财产共有才适合于基督徒的社会；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对其它基督徒不得施以任何权力和暴力，不得担任任何政府职务或享有世袭权力；相反地，既然一切人在上帝面

前都是平等的，那末在人间也应该是平等的。这些原则只是从圣经和路德本人的著作中得出来的逻辑上的推论；而路德这位改革家并没有打算象人民那样走得那么远；尽管他在反对教会权力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他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他还象信奉圣经那样，坚信诸侯地主那种践踏人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外，由于他需要贵族和信仰新教的诸侯们的庇护，所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抨击起义者；这本小册子不仅割断了他同起义者的一切联系，而且还煽动贵族象对付那些反对神律的叛乱者那样，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他喊道：“象杀狗那样杀他们！”整本书对人民充满了仇恨，而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就使它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由此可见，他在开始自己一生活动的时候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后来却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迫者，为他们服务了。经过一场浴血的国内战争以后，起义被镇压下去，农民又回到了原来的奴隶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4—585页）

恩 格 斯

德国农民战争(摘录)

前面已经讲过16世纪初叶德国贵族处于何种地位。他们正在沦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诸侯和僧侣诸侯的附庸。同时他们也看出，正和他们没落的步调一致，帝国政权也在没落，帝国也正在分解成许多独立自主的诸侯王国。他们明白他们的没落和德意志民族的没落是一致的。还须指出，贵族，尤其是帝国直辖贵族，由于他们的军人职业以及他们在和诸侯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乃是直接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帝国政权越强有力，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统一，他们也就越强有力。因此骑士等级普遍地不满意德国的可怜的政治地位；不满意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继承权而把新的省份接二连三地收归帝国版图的情况而日益加深；不满足外国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不满意德国的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政权。贵族们的一切要求都不免要总合成改革帝国这一要求，而改革帝国就要以诸侯和高级僧侣作牺牲品。进行这个总合工作的人就是德意志贵族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乌尔利希·冯·胡登**，他是和贵族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弗兰茨·冯·济金根**一起进行这个工作的。

胡登以贵族的名义提出的改革帝国的要求是很明确很激进的。他提出的就是要废除一切诸侯，要将教会主权和产业全部还俗，要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大约就象从前的波兰共和国极盛时代的情况一样。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把特殊军人阶级即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来，把分裂国家的祸首即诸侯都废除，把僧侣的权利都取消，把德国从罗马教权统治下解脱出来，就可以使帝国重新统一，自由和强盛。

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侵占的各国在最初几百年间所存在的那种形式略有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以后都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纯粹的贵族民主制在16世纪的德国是不可能的事。贵族民主制已不可能建立了，因为在德国已存在着强有力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象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低级贵族和城市的联盟。德国的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①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为资产阶级出身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了。在德国，农奴制还依然存在，贵族们的收入财源是**封建**

① 蔷薇战争（1455—1485）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派和朗卡斯特派之间的战争。约克人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薇，朗卡斯特人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朗卡斯特派的则有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全集编者注。

性的；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财源是**资产阶级性**的收入：地租。最后，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在法国自路易十一以来就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产生并且日臻完备，而这种中央集权制在德国则绝不可能，因为在德国根本没有或只有极不完备的实行民族中央集权制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胡登越努力实际推行他的理想，他必须作的让步也就越多，他的帝国改革计划的轮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贵族与诸侯周旋，日益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得贵族靠自己是没有足够力量完成改革大业的。贵族需要有同盟者，而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市，农民以及声威远播的改革运动理论家。但是城市深深领教过贵族，绝不会信任贵族，绝不肯和贵族建立任何联盟。农民身受贵族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虐待，理所当然地要认贵族为他们的死敌。那些改革运动的理论家不是跟着市民，诸侯走，就是跟着农民走。贵族们主张帝国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抬高贵族的地位，那末他们能够有什么好处许给市民和农民呢？在这种情况下，胡登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在他的宣传文件中绝少提到或绝口不提贵族，城市和农民将来的相互关系问题，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诸侯和僧侣以及对罗马的依赖关系，并且劝说市民为自身利益计也应在未来的诸侯和贵族的斗争中至少要保持中立。关于废除农奴制以及农民对贵族的负担，胡登都一字不提。

当时德国贵族与农民的关系同1830年和1846年的暴动中波兰贵族与他们的农民的关系完全一样。和现代的波兰的起义中的情形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要与农民联盟，才能使运动成功。但是恰恰这种

联盟在两方面的情况中都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到不得不放弃政治特权以及在农民身上享有的封建权利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还很渺茫的希望就和贵族，也就是压迫他们最厉害的这一等级结盟。和1830年波兰的情形一样，1522年的德国贵族已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才有农村人民和贵族联合的可能。但是贵族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丝毫不愿自动地放弃特权，放弃特殊地位，放弃其收入来源的绝大部分。

于是到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毕竟是以孤军与诸侯搏斗。诸侯在过去两百年间不断夺取贵族的地盘，在这一次当然也就轻而易举地制伏贵族，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斗争过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认为德国中部贵族政治军事首领的济金根于1522年在兰都组成一个以6年为期的莱茵、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贵族同盟，声称是为自卫而组织的。济金根一半靠自己筹款，一半靠和附近的骑士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军队，他在法兰克尼亚，莱茵河下游，尼德兰和威斯特伐里亚组织了招募兵员和部队增援的工作，并于1522年9月向特利尔选帝侯大主教宣战，开始敌对行动。但当济金根进抵特利尔城郊的时候，他的增援部队被诸侯迅速出兵截断；黑森伯爵和普法尔茨选帝侯都驰援特利尔，济金根不得不退守兰德施土尔城堡。胡登和其余战友竭力求援，可是联盟的贵族被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动吓倒，食言不救济金根。济金根身负重伤，然后放弃兰德施土尔，随即死去。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并于几个月后死于苏黎世湖中的乌福璫岛上。

斗争失败，两位领袖身死，贵族力量作为一个不依附于

诸侯的独立集团被粉碎了。从此以后，贵族只得为诸侯服务和听从诸侯指挥。此后不久即爆发的农民战争迫使贵族更深地投入诸侯直接的或间接的庇护之下，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却不愿意公然和解放了的农民结盟来打倒诸侯和僧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37—440页）

恩 格 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英文版导言(摘录)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下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能阐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地方诸侯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有两百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建立了新的信条，即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一改信路德教，就从自由人下降为农奴。

但是，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在经济革命时期，当一切旧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中心被新的所代替的时候，当印

度和美洲已经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当最神圣的经济信条——金银的价值——也已经开始动摇和崩溃的时候，这种情形就特别真实了。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的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摘录）

曼 彻 斯 特

1858年11月24日〔于伦敦〕

.....

（3）卢格这个畜生在普鲁茨那儿证明说，“莎士比亚不是戏剧诗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而席勒，由于他是康德信徒，才是真正的“戏剧诗人”①。为此普鲁茨写了《恢复莎士比亚的名誉》！后来，卢格在美国报纸上把摩莱肖特称为“蠢驴”，因而被海因岑逐出《先驱者》；但这个老饶舌家现在把自己的蠢话全部登在伯恩施太因的《西方公报》上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56页）

① 1858年阿·卢格为1859年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写了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发挥了自己对莎士比亚和席勒的创作的看法。他的这些文章于1858年4—5月发表在罗伯特·普鲁茨的文学周刊《德国博物馆》上，总标题为《理想王国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全集编者注